

德紃則申韓之術亦有累於循良或守介而識疏則趙魏之優究何當於召杜廉能愷悌之舉畢萃於長人者之一身難言之矣况地有衝僻事有煩簡年有豐歉治有緩急不敏者處此其能蝸之承而斤之運乎姑蘇爲江左要地北接燕齊南控楚粵塗爲附郭首邑至衝且煩荒歉屢乘而待治孔亟者也紫翁王老父臺家世青箱鍾靈華嶽令塗凡五載其一種真誠惻世之意爲民興利除害事難更僕數獨是課最首徵輸次刑罰公從容緩征刻木隸聽小民封匭辦納從前蠹胥積羨之弊無有也更力行教化朔望集疇人父老講讀律例聖諭每折一獄卽色形哀矜多所平反諸臺使大牒爭駁宿歲不下者惟公平情決之各當其隱讞成上下後先謚如也所上督撫兩臺釐剔塗邑諸弊政一十五則勒諸貞珉事事皆切中民瘼以故惠政殷流嘉祥協應麥秀雙歧之瑞層出疊見字下謳吟聲溢南北自非誠能動物化足格天曷克臻此今秋纂修會典之役家大人濫竽受簡從南

中諸紳士備員省局得悉公治狀其覲縷而指數之者皆異日信史所必傳者也
會值菊月爲公綏麟誕辰邑之紳士大夫屬家大人走介長安索余言爲壽余誼
叨鄰封楫蔭兼忝公弟仲璇年凡一日之長不敢以不文辭予以古者祝無定義
無定時或間或合樂注所謂無算爵也至於人間意願相得有卮酒則起爲壽况
公真心實政忠於君愛於民爲萬年綿純嘏之休鞏岡陵之曆者曷有紀極主爵
者方當懸高等以待非常公雙鳧冉冉攜一琴一鶴應五雲詔而起又奚俟鄙言
之喋喋稱頌哉余不敏職叨侍從敬珥筆從信史之後敢以斯爲左券焉

劉經畚先生序

王景美

從古師儒之權與君相等實則師儒之事較君相難何也君相以權行道進賢退
不肖而已師儒守道無權其始也以道成已終乃推其道以及人俾人之望吾道
而來者中行外若狂若狷若愚魯僻彥悉翼之而至於道黜焉棄焉不可也亦不

忍也夫是亦難也雖然君相之難難於其賢而師儒之難難於其真如我經畚夫子者任天而動不附儒名而學真不貌儒行而品真舉塾師陋習一掃而空之嘻其真難矣哉夫子性孝友幼得父兄歡長泥苦於學以嘉慶戊午入邑庠癸亥食餼道光壬午充歲貢生年逾花甲邑令徵爲鄉飲大賓齒愈高德愈邵每出雖兒童婦女咸嘖嘖曰此劉老先生也康強哉爲嘖嘖者久之嗚呼賢已生平學無不窺子史外旁及星經堪輿醫卜諸書而尤深於經爲文以名大家爲的訓及門勤懇忘寒暑衡文且閱且批且講解如宿構然以故受業獲雋者四十餘人生徒之盛爲吾華冠自奉廉儉布衣粗糲澹如也而急人之急無少吝如助劉節婦之田畝給表兄馮某杜某之錢鏹調表姪李某兩家之婚葬皆能使受者感恩次骨而絕未一出諸口嗟乎今之冠儒冠衣儒衣者豈皆寒士哉令其出一金施一飯輒矜矜有難色而谿刻腴削偏於師親骨肉之間緝筵較尤悉彼固未嘗不訥訥然

自謂儒也由我夫子觀之其儒耶其不儒耶吁可慨已夫子待人不設周防然遇大節所在或事關鄉邦利害無論聽者從否必侃侃達其所見而後已居恆意豁如聞學校事則奮邑之華陰義學莊子村之葱川學舍義合村之興文社皆經營創始任勞而不有其功蓋夫子惻怛慈愛之衷與光明樂易之懷得天獨優故不矯矯而人自服不旦旦而人自信不矜矜煦煦而人自敬且愛孔子曰人之生也直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溫公自信生平無不可對人言者蘇長公稱之曰兒童誦君實走卒知司馬斯言也吾夫子有焉謂非黜儒僞存儒真肫然而相見以天者乎少故貧授徒後積修金爲田園計晚年家頗豐乃以諸務付兩姪日與從者誦誦絃歌花月之夕音流戶外甲午疾甚猶日夕爲門弟子講貫或勸少輟曰我自樂此不疲耳嗚呼授徒夫子事也非夫子志也夫子嘗謂學期有用雖一校官一鄉儒必使澤及蒼生名留後世方不愧爲讀書人然則夫子若得操

尺寸之柄佐君相以行吾道必有焜燿於俎豆間者何天之界以德不界以遇乎
雖然擁皋比闡聖學栽培涵育歷數十年留貽後人者遠矣阨於權亨於道師儒
與君相同功固不必以一命爲榮也年十四時自遼左歸求足爲吾師者越二年
而從夫子遊迄今三十餘寒暑夫子歸道山已三稔矣猶憶任聖徵先生歿夫子
往卒哭率諸門人治喪事爲碑銘爲記序爲醵上封植竭蹶數十日成禮而反愴
然謂門弟子曰余今日之事他日二三子之責也嗚呼言猶在耳而景美竟不能
以夫子之報聖徵先生者報夫子也俯仰今夕能無流涕歲丁酉夫子將即萬年
宅親友等思其德而不忍忘命景美序之景美固陋不足傳夫子而追思函丈音
容歷歷如昨因即素所身親目覩者泣述之其大節瑰行詳於誌述表傳中不具

贅闕中兩朝詩文選要

張金聲先生稿序

史猶龍

藝文志 序

二十七

孫夏峯曰不隱於山亦不隱於水隱於舉人噫斯舉人也而託隱所哉昔宣聖隱於乘田委吏儀封人晨門隱於抱關擊柝李伯陽隱於經陶元亮隱於詩陳希夷隱於圖章金牧王自超隱於帖括彼各事其事則各隱其所也云爾金聲之於家課也何獨不然先是誠菴太先生爲湖湘令凡九年暨卒僅以柩歸議金聲者曰長於理財而疏於親友疏於故舊金聲弗較也豈惟不知金聲誠菴幼事朝邑王仲復其既仕也梓其師文集語錄及諸子教條等書貯於治之學宮首延秦先生爲山長與諸生攻修己治人之學幾幾乎絃歌雅化矣獨未聞清白遺子孫之說耶嗚呼舉世滔滔以宦爲金以儉爲嗇悠悠之口宜其不足相天下士也今金聲老矣且貧矣使其出八股之技以營世事豈不克以利用者顧與二三從遊日習先正法物於蓬華茅屋之中其致遠矣傳曰士之高尙亦非一道不其然乎予與金聲同里居知隱其志也文其事也共錄若干篇詳加詮次世有訪隱者乎三復

其文斯遇之矣

退安銘并序

李啟訥

退安者太華李石蘭中年自號也號此胡爲欲自箴也退之時義大矣哉余生之初叨先人福蔭安逸飽暖垂二十年彼時之志謂拾金紫如拾芥高視闊步雖胸中空空無物而實不屑與庸流老死牖下自廿八歲後科第之念十去八九而謀生舊願刻不去懷然非欲作守財虜也每思古人周濟窮乏千金脫手當其推食解衣求者欲遂與者心安絕不望報樂何可言心乎此而生財之心與年俱進矣今行年三十有八頭皮未老壯志已枯驗盈虛之妙理參消長之乘除前時有用之歲月空羈縻於名利之途年祈假我日守真吾悟躁進之無益慄謙退以改圖退兮退兮用以自呼退之時義大矣哉夫天地不知退則無古今日月不知退則無晝夜百穀草木不知退則無成熟之期人不能以天地爲法而見嗤於羣倫亦

惑之甚者也爰作退字銘曰

良字立身走字立脚身有泰山之安胸有止足之樂周詳審視跬步無錯末能用晦且退一著庶安安而終老妙不可說

述鶴三楊老夫子懿行序

鄭士會

竊以民生在三教澤與君親並重師術有四尊嚴偕誦說同垂槐市衣冠春風可坐杏壇絃誦化雨頻沾鄭北海之芳徽千秋共仰卜西河之雅範百代猶新自來緬先哲而景行尙爾神往於今望高山以仰止詎曰人遙恭維鶴三老夫子系出四知族昭三輔藻才富邱遲之錦髻齡致意蛾術芸窗開江淹之花綺歲蜚聲藝苑學車生之照字螢案慕董子之下帷麟經學殖成業人第見愜登龍之志擅倚馬之才副車中於西京香桂攀於北闕名馳瀛島品著天衢也豈知孝友性成解推情切慰椿庭於垂暮彩戲萊衣助荆樹以登榮墟吹田譜恤猶子之困給粟以

活其生憫婦嫠之貧付金以濟其苦自邇達遠解橐完阮子之婚由親及疏贈麥
助曼卿之喪又且敬簡編而字珍鳥篆給膏火而施布帛錢沐澤者深榮休者衆
奚煩馮煖代爲市義於薛中不類趙宣徒使沾恩於桑下其才若彼厥德如斯儘
宜隊逐鸕班得筮雲達之漸豈惟師資雁序空遊月殿而還詎意試赴禮闈弗探
花於杏苑晦韜教塾僅振鐸於梓鄉已矣時哉實由命也然而無常者運數有價
者文章設馬帳以授徒士爭問字趨鯉庭而訓學子亦通經以故桃李陰成同堂
半鳴珂里之盛抑且箕裘業紹令嗣定增門楣之光况乎子舍徵蘭鳳毛繼美孫
枝衍祚鱗角呈祥夫子之心可以慰矣生等夙追杖屨久列門牆細口畫於百年
甘居北面分心香於一瓣敬祝南豐疑可質於擔囊方期藿葵傾向變遽傷夫曳
杖不意山木萎頽誰扶大雅之輪痛隕一時宗匠久仰哲人之德頌餘千載典型
余等材愧柳蒲心企山斗掬勺水而添海何益於深乘芥舟以浮江彌形其廣松

煙染處敢言文壽山河筠管題來庶幾行揭日月也謹序

邈雲文集序

李汝榛

潼關楊子安先生以詩名聒余之耳者蓋五十年於茲矣早歲登客坐輒聽人士誦其五七言正如江表新粳稻出風吹之作五里香初未聞稱其古體文爲何如也數欲叩關問奇因循不果未幾先生舉進士歷仕蜀西楚南余亦繼官山東江左迨先生由長沙鐫級余自建康削職兩人者先後策蹇西歸歸而假館以餬口迤邐之跡畧同而卒未一晤前年冬暮始過余舍白首端相歡同新知恨見之晚也寒夜擁爐而談說詩之餘徵論文章則徧提周秦以下古今作者指別真僞得失分際犁然已出其近製一帙讀之颺辭豎義豈是稟之先民然後知先生匪徒工於聲律之什也先生負經濟才願以一宰官浮沈兩紀而訖未克展退而墨汁代酒澆胸中壘塊斯非潦倒之步兵者歟噫嘻先生老矣抑余且禿髮種種與先

生約間日招致同志二三輩攜濟勝具躋松檜峯頂縱捫削成之痕回覓綠毛宮
人話阿房故事倩先生咏秦宮詩一百首尋復布籍船司空衙址借詩瓢酌火敦
腦兒水飲之坐眺九曲飛浪賦黃河之水天上來以題爲韻須滿七千字如此快
活三十日忝列河岳主人不妨教利齒兒竊議噉名男子了當擲卻筆硯息於一
畝之宮可乎乃相與掀髯而笑詎斯志未副先生遽承乏修文邪今先生之子春
洲哀其古體文若千篇謀編排鏤梨與邈雲詩草並傳而咨序於余余謂豐城之
寶自然萬丈光芒何假一斤赤土乎雖然先生之文之趣大抵從宦游而深余固
得而言之其體骨峻潔儼如峨眉天半鳥獸莫居若夫光華灼爛則薛校書浣花
之箋也長篇巨章淵淵森森覽之者幾於漁師篙工揚帆雲夢之澤而浩乎莫測
其津涯至一二微言奧義又似從君家草元亭探其窺窬而激楚慷慨賈少傅流
風遺韻即真於沅芷澧蘭間拾得也拈是以當說偈其然乎否或者嘗余不文未

免強作解事夫天山帝江渾敦無面目而識歌舞余請援此解嘲先生諱鸞子安其字也姪儀爲先生乃弟子聳先生親家行也用答嗣君之意而引之於端

張虎臣家譜序

李汝榛

自晉摯仲治纂族姓昭穆記而其後私乘因之以興至於一姓之系列諸國書若隋史之韋傅楊謝唐書之裴李鄭王卷帙鱗次儼與經籍並垂原其撰著之意大抵誇揚門第維多耳宋老泉蘇氏譜引作而發明親親之旨大義克張爲士大夫者固不可不家自立牒也張子虎臣邑庠生也祖練幼鞠於姨遂冒其夫家之姓爲陳氏及父興臺以陳氏有子乃復本姓方虎臣應童子試尙從陳至是改易獲入學籍隸陳年深故高祖以上均失考虎臣愴然於懷痛前世之漫沒無傳而懼將來之遞降遞廢也於是誌其高曾祖父四世之名字生卒並列妣姓氏咸詳細登記而爲之譜蓋其感發於立愛立敬之誠殆有莫能自己者歟余嘗官濟南矣

見夫譚濟者數說陶邱之泉噴薄湧之元莫滯其牽汝會深而歸宿也厥騰波於澚島之泮然考之禹貢之文導沈爲濟沈發王屋山礪倏即鬪河潛行溢而爲滌復入地泐於曹濮之間再出而濟之名始顯遂稱瀆焉其中滲漏伏流之處不可得而述也今虎臣派出桃林繼於陳而爲陳氏之裔者近百年迨返本窮源僅得之高曾以下則其所不可考者亦委諸注澤沈津之墟可也夫亦何礙其朝宗之勢哉抑余載稽宋儒編譜之規歐陽永叔仿依史之年表而眉山明允則以禮大宗小宗爲次說者謂例雖異皆足以考其世次今虎臣所排寥寥尙未堪爲表而宗法亦初見於此由此而衍之子又生子孫又生孫當必有另爲之取法乎古者起焉此其始基之矣春正余將適館宏農虎臣持譜乞一言以道其意余笑謂之曰員半千實劉餘慶也祖孫變易名姓假而不歸後世幾忘其本來面目吾子可謂度越前賢矣族姓著而昭穆燦焉綿於永代是宜譜也而亦宜敘也夫

王無異山志序

李汝榛

予邑徵士王山史先生力學敦行工書法善古文辭其時高士名卿莫不推重與之納交若崑山顧徵君亭林假爲居停切劘折衷數年而不欲去新城王司寇阮亭稱其爲張芸叟一流人固非盜虛聲者比也先生生平著述最富如周易圖說筮述正學隅見等數十種擇精語詳多發先儒未發之蘊而以其居山之餘輯山志兩集十二卷尤足以覘其胸次之醇粹光明也先生在日並鏤板行世歲久梨棗朽殘詢之縉紳藏書之家縹帙亦復罕見嗟乎先生之謝世也將近百年梓里猶稱頌不衰即屠沽兒咸能道其爲人顧咳咳之音幾無聞於讀書之士豈不良可浩歎哉今先生之孫某追前武之莫經慨遺編之就廢圖次第重鐫以永其傳請自斯集始乃窘於工資或且中止余聞之急解囊以成其善述之志亦以慰余表章大雅之微衷也夫邑之往哲鴻儒自漢唐而後撰著者不止一家迄今流布

寥寥等諸鳥有愧不能搜覓而全梓之以求快於心僅得於是編一寄嚮往焉不
禁愛古之情因之而彌摯矣集中博古尙論廣大精微原序備言之而先生自謂
識小夫先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昔郭熙謂華山多好峯余以舉似先生宜乎當
代諸君子仰之如半天之雲也刊既了輒掇數語簡端覽之者幸勿以佛頭著糞
見嗤

送袁少府移任遵化序

廣川趙志和

袁公聽濤華陰名士也爲吾州少府未及三年移任北平吾州之人喜公之榮遷
而竊悲己之不得久沾惠政也景州土瘠民貧官此地者宜加軫恤公無牧民之
責而有牧民之心保護維持常若不及非獨天性然也學道愛人有由來矣生平
自奉冬一裘夏一葛朝夕飯一盂蔬一盤清苦之形幾同寒峻而非其所應得者
則絲毫不取其接士也以友道有華江州之風焉其率俗也以詩教有必克父之

績焉其待獄囚也量與衣食以免其凍餒有孫一謙之恩焉倘所謂黃綬位輕青
雲望重者耶至若料事之明折獄之敏更有足多者景州地當孔道毘連東省匪
徒竊發而途人戒嚴公以爲護送不勤非所以安行旅也稽察不密非所以遏奸
宄也白諸當事請無罷夜巡之役而當事者初不介意向使早從公言則劫差之
事不作矣及事起捕獲數人當事者委公鞠問公殫晝夜之勤虛心研詰不事刑
求而真情盡得遂置諸盜於法至今道途清肅安然無虞公與有力焉以此膺上
憲知故有是命此吾州之人所以喜亦即吾州之人所悲蓋念前此數十年求如
公之廉正慈明者既不多得後此數十年求如公之廉正慈明者又不必得今幸
得之而不能久遽奪我公去也能無戚戚於心乎且吾聞北平公生長之地也衣
錦故鄉今昔所榮公至彼愛民必當益摯律已必當益嚴奉職必當益虔行事必
當益謹豈臆度哉聊以施於吾景者卜之也他日超陞正途重臨敝邑沛甘雨於

四郊揚仁風於百里則今之悄然悲者不又欣然喜乎是所切禱而切盼者耳嗚呼三載談心一朝分手未免有情誰能遣此因於其行撮要而爲之序非敢阿好也藉以當陽關三疊云

明經進士玉峯石公懿行序

華陰縮轂關洛之口太華障其南渭流繞其北秀靈所鍾篤生賢哲總不必掇高科登顯仕而能本其所學誨人不倦卒至數百里內薰其德而善良多如玉峯石公者殆其人歟公諱秀崙姓石氏玉峯其號也其先世祖山盤屋遷徙華陰義合村至八世祖諱好再徙邑北之士洛坊以詩書世其家乃父恭三先生邑增廣生優于行年五十始生公公生而穎悟甫九齡即逐童子隊應試列前茅郡守朱公一見即指爲神童以此恭三先生愛若掌上珠雖有過失不加責焉奈以親老家貧且耕且讀至弱冠始獲一衿旋食廩餼以教授竟其業若大荔若朝坂皆公化